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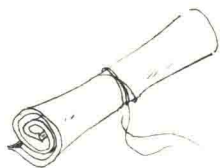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傳統 經典與解釋

Classici et commentarii

系山南中

典籍校釋

劉小楓 周春健 ● 主編



帝學校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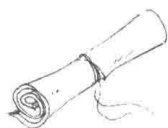
[宋] 范祖禹 ● 撰 陳曄 ● 校釋

中國傳統 經典與解釋
Classici et commentarii

余英時文集

典籍校釋

劉小楓 周春健 ● 主編



帝學校釋

[宋] 范祖禹 ● 撰 陳曄 ● 校釋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帝學校釋/(宋)范祖禹撰;陳曄校釋.

--上海: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2015.8

(中國傳統·經典與解釋)

ISBN 978-7-5675-3607-4

I. ①帝… II. ①范… ②陳… III. ①政治思想史-中國-古代
②《帝學》-注釋 IV. ①D092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(2015)第 106637 號



本書著作權、版式和裝幀設計受世界版權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保護

典籍校釋

帝學校釋

撰 者 (宋)范祖禹
校 釋 者 陳 曄
責任編輯 陳廷燁 彭文曼
封面設計 吳元瑛
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 郵編 200062
網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電 話 021-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-62572105
客服電話 021-62865537 門市(郵購)電話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
網 店 <http://hdsdcb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上海印刷(集團)有限公司
開 本 890×1240 1/32
插 頁 2
印 張 6
字 數 100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
書 號 ISBN 978-7-5675-3607-4/D.188
定 價 35.00 圓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質量問題,請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調換或者電話 021-62865537 聯繫)

系聖補年

中國傳統 經典與解釋



入其國，其教可知也……其爲人也：溫柔敦厚而不愚，則深於《詩》者也；疏通知遠而不誣，則深於《書》者也；廣博易良而不奢，則深於《樂》者也；絮靜精微而不賊，則深於《易》者也；恭儉莊敬而不煩，則深於《禮》者也；屬辭比事而不亂，則深於《春秋》者也。

——《禮記·經解》

出版說明

晚清以降，西學入華，華夏道術分崩離析，我國學術和文教制度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大變局——晚近十餘年“奮不顧身”的現代化使得華夏學術和大學教育的本來面目更為模糊不清。整頓大學文科、重新鋪展學術的基本格局，已然成為深化改革開放的重大學術課題乃至新時代的艱巨使命——昇平之世必有文治。

文治之始，必基於整理舊故，賡續傳統。華夏文明亘古綿長，經典富贍，如今尤其需要我們加以整理，承前啓後——“典籍校釋”系列志在承接清代學人的學術統緒，進一步推進數百年來學人整理故籍的學術大業，在現代之後的學術語境中重新收拾我們自家的傳統經典。中國古代學術以繹讀經典為核心和傳統，歷代碩儒“囊括大典，網羅衆家，刪裁繁誣，刊改漏失”的學術抱負和“皓首窮經”的敬業精神，在今天需要我們從自身的語境出發重新發揚光大。

百年來，我國學界整理故籍成就斐然，但尚待整理的故籍不在少數，仍需數代學人為此付出辛勞。本系列着意在兩個方面推進我國的故籍整理：1.點校、注釋的範圍向次級經典擴展，2.以普及古典學術的整理方式整理故籍：繁體橫排，施加現代標點，生僻古字附注拼音，針對難解語詞、人物職官、典章制度、重要事件等

下簡明注釋。如今的古籍整理,大多僅點校爲止,如此習慣做法使古書仍然是“古書”,我們的企望是,通過校注使得故書重新成爲當今向學青年的活水資源。

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

中國典籍編注部甲組

2005 年 10 月

目 錄

導言 范祖禹與《帝學》	1
整理說明	19
《帝學》原序	21
《帝學》劄子奏	23
卷一	25
卷二	44
卷三	70
卷四	86
卷五	105
卷六	121
卷七	133
卷八	149
附錄	163

導言 范祖禹與《帝學》

《帝學》八卷，為北宋史學家范祖禹所撰。全書不足三萬字，輯錄了中國古代帝王的崇學事跡，尤其對宋代經筵講讀中的君臣問答多有記錄。對我們今天的學術研究而言，這既是一部帝王問學簡史，也是研究宋代皇帝教育的重要文本。然而，無論是范祖禹本人的著述動機，還是歷代君臣對本書的重視，顯然恰如書名所示，是要探究帝王為學之道，培養合格帝王。四庫全書本《帝學》卷首所載乾隆及其諸皇子題詩^①，明確反映了他們心中《帝學》一書的價值所在。後人常將本書與唐太宗《帝範》、張居正《帝鑒圖說》相提並論，充分說明了它在傳統君主教育中的地位。為了幫助讀者更好地閱讀、理解本書，這裡且將一系列相關問題作些說明。

一、范祖禹家世、仕宦與學術

范祖禹(1041-1098)字淳甫(又作淳父、淳夫)，一字夢得^②，

① 參見本書附錄一。

② 《宋史》卷三三七《范祖禹傳》載：“其生也，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，曰：‘吾漢將軍鄧禹’。既寤，猶見之，遂以為名。”（中華書局1977年版，第10794頁）

成都華陽(在今四川成都)人。其父范百之(又作百祉),寶元元年(1038)進士,官太常博士。范祖禹所屬的“華陽范氏”是北宋四川地區著名的世家望族,所謂“國朝幾名家,在蜀蘇與范”^①,華陽范氏與眉山蘇氏同有盛名。《氏族譜》稱贊說:“蜀父子兄弟登科至聯四世,諸子登科世又掌絲綸,人共推范氏,論其世德,皆有傳。”^②除了科舉仕途上頗有成就,華陽范氏注重學術傳承亦為人所稱道,范祖禹自己將其描述為:“唯我范氏,陶唐之裔,自蜀成都,世以儒顯。”^③其族中學者輩出,是宋代四川學術家族的典範。^④

范祖禹出生於這個家族奠定其聲望的發展期。盡管他不幸父母早逝,卻在叔祖范鎮、叔父范百祿的照顧下,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范鎮(1008-1089)字景仁,與范祖禹之父同為寶元元年進士,官至翰林學士。從官職上看,范鎮並未躋身宰執,但是在當時士大夫圈中他具有頗高的聲望,是華陽范氏興起的關鍵人物。時人評論說:“公妙齡起於華陽,風流文彩,相如、子昂;及為從官,而慷慨議論,揚雄、李固不足以比。方使中州之豪傑視蜀青衿之子而不敢詒慢者,由公為之主張。”^⑤范祖禹十三歲起便寄居其家^⑥,甚為范鎮所看重。范鎮曾言:“此兒,天下士也”,讓自己的兒子以為楷模^⑦,又“延譽於公卿之間”,幫助范祖禹建立聲譽。此外,范祖禹亦從叔父范百祿學。百祿(1030-1094),字子功,嘉祐二年

① 趙藩:《淳熙稿》卷四《范湘監務許惠其父盤溪居士詩先往數語焉》,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② 周復俊:《全蜀藝文志》卷五三《氏族譜·范氏》,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③ 范祖禹:《范太史集》卷四四《資政殿學士范公(百祿)墓志銘》,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④ 粟品孝:《宋代四川主要學術家族論述》,鄒重華、粟品孝主編《宋代四川家族與學術論集》,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,第21頁。關於華陽范氏及范祖禹的重要論文還有,王德毅:《范祖禹的史學與政論》,氏著《宋史研究論集》,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,第1-63頁;胡昭曦:《宋代“世以儒顯”的成都范氏家族》,氏著《胡昭曦宋史論集》,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,第286-319頁。

⑤ 馮山:《代趙端明祭范蜀公文》,袁說友《成都文類》卷五〇,中華書局2011年版,第989頁。

⑥ 施懿超:《范祖禹年譜簡編》,《文獻》2001年第3期。

⑦ 《宋史》卷三三七《范祖禹傳》,第10794頁。

(1057)進士,官至中書侍郎,這是副宰相的高位,也是范氏一門所擔任的最高職務。

宋仁宗嘉祐八年(1063),范祖禹以進士甲科第四名登第,授試校書郎,知資州龍水縣(治今四川資中西北),從此開始了自己的仕宦生涯。宋神宗熙寧三年(1070),受司馬光推薦,范祖禹被召為《資治通鑒》書局同編修,授承奉郎、試大理評事,具體負責唐代部分的長編撰寫。范祖禹之所以獲得司馬光的青睞,是基於司馬光對其學識的了解。因叔祖范鎮“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歡,議論如出一口”^①,他很早就獲知於司馬光。在《祭司馬文正公文》中,范祖禹稱:“某自為布衣,辱公之知,教誨成就,義兼師父”。^②至於范祖禹在史學方面的造詣,跟他的家學淵源有關。其叔祖范鎮的學術特點是長於文史和樂律^③,曾參與宋祁、歐陽修主持的《新唐書》修撰,是《新唐書》置局十七年中唯一始終參與的編修官。此外,范鎮還參與了朝廷其他一些史書的修撰,自己也私撰有幾種史書。

在此後的十五年中(汴京兩年,洛陽十三年),范祖禹一直協助司馬光修撰《資治通鑒》,遠離了現實政治。這期間恰逢“熙豐變法”,反對變法的名臣、學者多集居洛陽。范祖禹與富弼、二程、邵雍等人多有往來,更多的接觸到中原學術傳統,這對他此後的治學、從政頗多助益。

元豐七年(1085),《資治通鑒》修成上進。由司馬光薦,范祖禹除為秘書省正字。次年,宋神宗去世,年僅九歲的宋哲宗繼位,其祖母宣仁高太后臨朝稱制。高太后是反對變法的,掌權後立即拜司馬光為相,主持廢除新法。在這一背景下,范祖禹被擢為右正言,擔任在當時非常重要的臺諫官。不過由於其岳父呂公著也在此時出任宰相,他避嫌改任著作佐郎、修《神宗實錄》檢討。不久,司馬光力薦范祖禹為著作郎兼侍講。此後雖歷任右諫議大

① 《宋史》卷三三七《范鎮傳》,第10790頁。

② 范祖禹:《范太史集》卷三七《祭司馬文正公文》。

③ 胡昭曦、劉復生、粟品孝著:《宋代蜀學研究》,巴蜀書社1997年版,第57頁。

夫、給事中、禮部侍郎、翰林學士兼侍講等官，范祖禹在八年多的時間里一直供職經筵，輔導哲宗學習經史。這段講讀官經歷，在當時頗受好評，蘇軾就稱贊說：“淳夫講說，為經筵講官第一，言簡而當，無一冗字，無一長語，義理明白，而成文燦然，乃得講師三昧也。”^①

范祖禹任職朝廷的元祐年間（1086-1094），是一個政局變幻莫測的時期。從反變法的新舊黨爭，到後來的洛、蜀、朔舊黨內部衝突，一次次激蕩着政治局勢。范祖禹身處其間，也多次上疏論政議事。他的政治見解與其尊長范鎮、司馬光、呂公著較為一致，以持重清靜為務，主張去繁瑣，寬民力，堅決反對變法人士所倡導的積極興利。所以，對於折中路線，范祖禹是不能同意的。《宋史》本傳載：“時大臣欲于新舊法中有所創立。祖禹以為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為非，但當復祖宗之舊，若出於新舊之間，兩用而兼存之，紀綱壞矣。”^②對於舊黨內部的蜀洛之爭，范祖禹立場超然，並不黨同伐異。可以說，撇去政治立場不論，范祖禹立朝淳厚端潔，具有不為一己私利為進退的清正政治風骨。關於此期間范祖禹所參與的具體政治活動，附錄中收錄的兩篇傳記有較為詳細的介紹，這裡不再贅述。

元祐八年（1094）九月，高太后去世，宋哲宗親政，政治風向也隨之發生轉移，要求繼承神宗新法的聲音開始出現。范祖禹當此轉變之際，一再上疏希望哲宗繼續推行元祐之政，無奈哲宗“紹述”之意已決。紹聖元年（1095），范祖禹見局勢已無法逆轉，於是連上四章乞外任，四月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（今河南陝縣），從此離開了政治權力核心。此後新黨全面掌權，他們以所修《神宗實錄》對先帝不恭，參與廢除熙豐新法，以及妄論乳媪、離間兩宮的罪名，對范祖禹一再貶謫。在上任陝州後不久，朝廷貶范祖禹為提舉亳州明道宮，解除了他的實際行政職務。同年底，責授武安

① 朱熹：《三朝名臣言行錄》卷一三，《朱子全書》第12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811頁。

② 《宋史》卷三三七《范祖禹傳》，第10796頁。

軍節度副使、永州（今屬湖南）安置。紹聖三年（1096），再貶昭州別駕、賀州（今屬廣西）安置。紹聖四年（1097），移賓州（今廣西賓陽）。元符元年（1098），再移化州（今屬廣東）。也就在這年十月，范祖禹卒於貶所。

范祖禹的學術成就主要在史學方面。除了參與《資治通鑒》修撰以及編著本書外，他還主修了《神宗實錄》，參與編撰《國史》，獨立撰成《唐鑒》十二卷^①、《仁宗訓典》六卷。這當中《唐鑒》最為有名，該書為范祖禹修撰《通鑒》的副產品，是一部編年的史評著作，包舉有唐一代治亂得失以達到為現實政治鑒戒目的。由於范祖禹生活的時代理學逐漸興起，他本人在洛陽時也與二程多有交往，本書對倫理綱常的堅持更甚於司馬光，一些觀點也頗與二程接近。^② 這種史論風格與稍早的同類著作孫甫《唐史論斷》有明顯區別，並不以探討歷史發展因果為目的^③，處於向南宋完全理學化的史論過渡階段。《唐鑒》一書影響很大，《宋史》載：“《唐鑒》深明唐三百年治亂，學者尊之，目為‘唐鑒公’云。”又，宋人筆記稱：“范內翰祖禹作《唐鑒》，名重天下，坐黨錮事。久之，其幼子溫，字元實，……一日，游大相國寺，諸貴璫蓋不知有祖禹，獨知有《唐鑒》。見溫，指目相謂曰：‘此《唐鑒》兒也。’”^④

在史學之外，范祖禹於經學義理上也有一定成就，其主要著作有：《家人卦解義》、《無逸說命解》、《詩解》、《三經要語》、《范氏論語說》、《孟子解》、《孝經指解》等。以上諸書除最後一種，今皆不存。不過，這些著作多是他奉職經筵時獨撰或與其人合撰的講義，在當時也是聲名不顯。總之，儘管與華陽范氏先輩相較，范祖禹更多受到心性義理之學的時風影響，他主要還是作為史家為時人所認可。

① 南宋學者呂祖謙作注，乃分為二十四卷，是為通行本。

② 朱熹：《二程外書》卷一二載：“《唐鑑》議論，多與伊川同。”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又，程頤曾稱道此書：“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”（朱熹：《三朝名臣言行錄》卷一三，第804頁）。

③ 相關討論參見孫立堯：《宋代史論研究》，中華書局2009年版，第98-108頁。

④ 蔡條：《鐵圍山叢談》卷四，中華書局2006年版，第62-63頁。

二、《帝學》的成書背景及其內容主旨

《帝學》是范祖禹供職經筵的產物。所謂經筵是指專為君主服務的御前學術講座，具體形式是講讀官講解經史典籍、“祖宗聖政”以及“進故事”，是宋代以降帝王教育的主要形式。由於經筵講讀的目的是要培養合格帝王，在講解的過程中往往會涉及君德、治道、現實政治等問題，君臣雙方問答交流頗多。此外，講讀結束後，講讀官還可能獲得留身奏事的機會，這是宋朝皇帝的重要信息渠道之一。

上文已經提到，自元祐元年（1086）八月六日開始^①，直到出知陝州，范祖禹一直在經筵供職。《宋史》本傳將他的這段經筵經歷記錄為：

在邇英守經據正，獻納尤多。嘗講《尚書》至“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”六語，拱手再誦，卻立云：“願陛下留聽。”帝首肯再三，乃退。每當講前夕，必正衣冠，儼如在上側，命子弟侍，先按講其說。開列古義，參之時事，言簡而當，無一長語，義理明白，粲然成文。^②

作為一位飽學之士，范祖禹如此勤勉、細緻不僅僅因為講授對象是皇帝，還與宋代帝王教育重要性加強，元祐時期特殊實際情況有關。

一般認為經歷了唐宋之際的政治社會變革，中古時代的門閥士族勢力已經消亡，宋代君主的專制獨裁傾向更為明顯。於是更多的事務、權力集中到皇帝手上，這既對皇帝的個人素質提出了

① 李燾：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八四，元祐元年八月辛卯，中華書局2004年版，第9368頁。

② 《宋史》卷三三七《范祖禹傳》，第10799頁。

更高要求，也加重了皇帝對政治的影響力。此時，帝王學習的重要性，君臣雙方都有清醒的認識，普遍認為帝王需要具備相當的儒家經典知識、倫理素質，這與政治的合理運行關係重大，甚至還出現了將經筵與宰相相提並論看法。^①伴隨着認識的變化，制度的建設也隨之展開。淵源於漢代，由臣僚進入內廷為君主講經的非固定性舉措，在北宋中期經真宗、仁宗的建設，已發展成為成熟的經筵制度。^②

如果服務于宋神宗這樣業已成年，自制而深知進學重要性的皇帝，范祖禹肩上的擔子應該還會輕些，無奈他的講授對象是一位年幼皇帝。在范祖禹之前已經擔任哲宗經筵講官的理學家程頤曾有這樣的經歷：“一日講罷未退，上忽起憑欄戲折柳枝，先生（程頤）進曰：‘方春發生，不可無故摧折。’上不悅。”^③倡導師道尊嚴的程頤也知道自己的講讀風格哲宗較難接受，所以在向司馬光推薦范祖禹侍講時專門提到：“自度少溫潤之氣，純夫色溫而氣和，尤可以開陳是非，道人主之意。”^④

除了要色溫氣和，循循善誘，范祖禹後來面臨更為棘手的問題，是要通過講讀盡可能影響哲宗的政治立場。由於高太后以母改子，大量廢除神宗制定的新法，哲宗成年後會採用怎樣的政治路線難以預料。可能是基於對父親的懷念，以及對祖母與群臣忽視自己的不滿，哲宗越來越表現出叛逆的性格與步武其父政策的傾向。據哲宗自己後來回憶，高太后垂簾聽政時，大臣奏事“朕只見臀背”^⑤。大概哲宗與高太后對面而坐，大臣多只向高太后奏事。當然，對於哲宗的態度，高太后與舊黨臣僚多少都有察覺，也十分擔憂。南宋大儒朱熹曾論及此事說：

① 程頤：《河南程氏文集》卷六五《論經筵第三劄子》言：“天下重任，唯宰相與經筵，天下治亂系宰相，君德成就責經筵。”（《二程集》，中華書局1981年版，第540頁）

② 對此的詳細論述參見朱鴻：《君儲聖王·以道正格——歷代的君主教育》，收入鄭欽仁主編《中國古代制度略論》，黃山書社2012年版，第248-278頁。

③ 朱熹：《伊洛淵源錄》卷四，《朱子全書》第12冊，第966頁。

④ 朱熹：《二程遺書》卷二二《伊川語錄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⑤ 蔡條：《鐵圍山叢談》卷一，第5頁。

哲宗常使一舊桌子，不好。宣仁令換之，又只如此在。再問之，云：“是爹爹用底。”宣仁大慟，知其有紹述意也。又劉摯嘗進君子小人之名，欲宣仁常常喻哲宗使知之。宣仁曰：“常與孫子說，然未曾了得。”宣仁亦是見其如此，故皆不肯放下，哲宗甚銜之。紹述雖是其本意，亦是激於此也。^①

面對這樣的局面，范祖禹與他的經筵講官同僚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，他們所要完成的任務遠非完成講解經史的知識傳授那麼簡單。

以上簡單勾勒了范祖禹供職經筵的具體政治環境，這也是《帝學》一書的成書的宏觀背景。下面將他為講讀所撰寫的其他著作以及相關奏劄情況作一梳理，這些構成了《帝學》成書的微觀“語境”。

元祐三年（1088）四月，進《經書要言》。其《進〈經書要言〉劄子》稱：“臣職在勸講，無補毫分，苟有愚見，不敢不盡。謹節略《尚書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切要之語、訓戒之言，得二百一十九事，以備聖札。”^②

八月二十日，進《古文孝經說》一卷。《進〈古文孝經說〉劄子》稱：“《孝經》有古文，有今文，……臣竊考二書，雖不同者無幾，然古文實得其正，故嘗妄以所見，又為之說，非敢好異尚同，庶因聖言少關省覽。伏惟陛下方以孝治天下，此乃羣經之首，萬行之宗，儻留聖心，則天下幸甚。”^③

八月二十二日，因夏暑罷講已踰兩月，范祖禹上《勸學劄子》要求恢復經筵講讀，其言有：“當今之務，莫如學問之為急也。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，繫天下他日之治亂。”^④

① 黎靖德編：《朱子語類》卷一二七，中華書局1986年版，第3047頁。

② 范祖禹：《范太史集》卷一四《進〈經書要言〉劄子》。

③ 范祖禹：《范太史集》卷一四《進〈古文孝經說〉劄子》。

④ 范祖禹：《范太史集》卷一四《勸學劄子》；李燾：《長編》卷四一〇，元祐三年是夏條，第9993頁。

元祐四年(1089)正月七日,范祖禹與其他講讀官進呈《尚書說命講義》三冊。其《進〈尚書說命講義〉劄子》稱:“臣等雖罄竭謏聞講解於前,謹輒記錄所言,編寫成冊,以備尋繹,或賜顧問,庶幾少助聰明之萬一。”^①

元祐五年(1090)二月八日,范祖禹等進《無逸講義》。^②

六月八日,范祖禹等講讀官領旨編修《孟子節解》十四卷。^③

八月十四日,范祖禹上所撰《帝學》。其《乞進〈帝學〉劄子》自述著書之意為:“臣以史職侍經筵,嘗採集前世帝王學問,及記國朝祖宗講讀故事,為書八卷,名曰《帝學》,可以上助睿覽。今已繕寫畢,伏望聖慈許令進入。”^④范祖禹對此更詳細的闡發,見於本書卷末所附《上〈帝學〉奏》。

元祐六年(1091)十月,進《幸學故事劄子》,羅列了宋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幸國子監崇學之事,希望哲宗以為楷模。^⑤

元祐七年(1092)五月四日,范祖禹進《家人卦解義》。其《進〈家人卦解義〉劄子》稱著述緣起為:“伏觀中宮初建,將行嘉禮,……謹按《周易》家人之卦,乃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,臣輒不自撰,敢撰集所聞先聖先賢之言為《解義》一篇,謹錄上進以代奏事。”^⑥

九月十二日,同其他講官共上《乞節講〈禮記〉劄子》。^⑦

元祐八年(1093)正月十九日,進《仁皇訓典》六卷。^⑧

通過以上羅列的范祖禹與經筵相關著述活動可以看出,撰述《帝學》並非一個孤立舉動,而是他一系列著述活動中的一環。為

① 范祖禹:《范太史集》卷一四《進〈尚書說命講義〉劄子》。

② 范祖禹:《范太史集》卷一五《進〈無逸講義〉劄子》。

③ 范祖禹:《范太史集》卷一九《編〈孟子節解〉劄子》。

④ 范祖禹:《范太史集》卷二一《乞進〈帝學〉劄子》、《進〈帝學〉劄子》。按,《范太史集》誤繫於元祐六年,據《長編》卷四四七,當為五年。

⑤ 范祖禹:《范太史集》卷二二《進幸學故事劄子》。

⑥ 范祖禹:《范太史集》卷二三《進〈家人卦解義〉劄子》。

⑦ 范祖禹:《范太史集》卷二四《乞節講〈禮記〉劄子》。

⑧ 范祖禹:《范太史集》卷二四《進〈仁皇訓典〉劄子》。

達成教育年幼哲宗的目的，范祖禹等人採用了講義與“故事”讀本相配合方式，《帝學》便是其中一種補充讀本。了解了這樣的成書背景，把握該書的內容、要旨也就比較容易了。

《帝學》全書的安排是以時間為序，前兩卷內容為上古至唐，其餘六卷都為北宋諸帝。這當中又尤以宋仁宗所佔篇幅最大，有三卷。這一方面是仁宗統治時間有四十多年，為北宋諸帝中最長；同時也是因為與反變法政治立場相關，仁宗在此時已經被看成是可為效法的傑出帝王。上文提到的范祖禹另一部著作《仁皇訓典》即專記仁宗一朝之事。這種偏重本朝的篇幅分佈，與宋代重視“祖宗家法”的政治風氣是一致的^①，也為後來的不少著作所效仿^②。

作為經筵補充讀本，《帝學》以更有效激發哲宗的向學之心來組織全書，在這一指導原則下，該書具體內容涵蓋了三個主要方面。第一，輯錄了歷代聖王明君的務學求師、崇儒幸學事跡，這為哲宗在行為上樹立楷模。第二，盡可能在記事中涉及君臣間的學術問答。這在范祖禹看來非常重要，他在《上〈帝學〉奏》中除了強調帝王學習的重要性，還對問之於學的價值致意再三，認為“學則必問，問然後為學”。而在本書正文卷七，范祖禹還專門節錄了司馬光《乞經筵訪問劄子》。第三，對於君臣在講學場合外有關治道的言論也加注意，如卷二引唐太宗《金鏡述》。當然，與唐太宗專門總結君道的著作《帝範》相比，這部分內容在《帝學》中不是主要部分，也正因為如此，兩書內容可以互為補充。此外，為了配合對哲宗的政治立場施加影響，本書卷八還詳細記錄了司馬光與呂惠卿在經筵中對於變法的討論，其用意顯而易見。

三、《帝學》的價值

今天閱讀《帝學》一書，探究帝王為學之道、培養合格帝王的

① 關於宋代“祖宗家法”最詳盡的研究，參見鄧小南《祖宗之法——北宋前期政治述略》，三聯書店2006年版。

② 參見附錄所載後代對《帝學》的續作、擬作。